



敦煌文化的微短剧创新表达

编者按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、总台甘肃总站、红果短剧、甘肃省委宣传部、甘肃省广播电视局、抖音非遗计划、北京舞蹈学院、酒泉市委宣传、部联合出品首部舞蹈微短剧《舞动敦煌》日前正式亮相。

《舞动敦煌》以敦煌壁画为创作灵感,讲述了舞蹈学院学生陈曦到莫高窟采风时,与唐代舞姬昭慕云因莫高窟壁画而发生时空穿越的故事。现代“敦煌舞”专业学生变成唐代舞姬跟随丝路商队开启沙漠之旅,唐代舞姬顶着现代学生的身份艰难开启毕业大戏的筹备,这波“跨时空”的巨变将会带来怎样妙趣横生的故事?时空穿越的二人又能否顺利回到各自的时代?

为极致呈现敦煌美学,《舞动敦煌》采用实景拍摄。连绵的沙丘铺向天际,驼铃声声漫过沙脊,光影摇曳中,千年的飞天、伎乐形象翩然灵动。



跨越千年的艺术对话

□ 赵晖

的叙事方式,尤其是在双女主时空穿越后的内视角叙事,从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来推进情节的总体进展。现代舞者陈曦与胡姬昭慕云如同彼此的倒影,在身份错位中实现双向成长。舞蹈学院的陈曦天赋异禀却心高气傲,因毕业大戏主舞之争与同伴产生裂痕,意外穿越到唐代温婉隐忍的侍女昭慕云身上,这就如同一个人的两面,陈曦的自傲与昭慕云的自卑跨越时空进行对话与治愈。

心高气傲的陈曦在守护《伎乐图》中,与商队穿越戈壁,学会协作与信任,而昭慕云则在舞蹈教室内让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天“活”了过来。这种奇幻的设定,隐喻着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碰撞融合,陈曦的锋芒需要历史的沉淀,昭慕云的柔韧需要现代精神的赋能,敦煌舞蹈为她们搭建了精神交流的通道。

人物共情的镜像折射

在《舞动敦煌》的双线叙事中,舞蹈不仅是情节推进的媒介,更是承载人物成长、文化传承与精神共鸣的核心象征,呈现出多重维度的隐喻性表达。

1. 舞蹈作为超现实共鸣的媒介

舞蹈是连接陈曦与昭慕云的超现实审美符号,这种寓意表征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源泉动力。当陈曦在莫高窟洞窟中模仿壁画舞姿,昭慕云在教室中跳出古韵胡旋舞,肢体语言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,成为时空穿越后深层的沟通方式。两人通过舞蹈的旋转跳跃,实现精神共振,这正如敦煌壁画中凝固的舞姿穿越时空仍能震撼当代,艺术符号成为人类情感交流的媒介载体。



2. 舞蹈消解了古今文化的隔阂

敦煌的舞蹈融合了中原、西域、印度等多元文化因素,其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化融合象征意味,文化的多元交织对个体生命的成长无疑具有隐喻意义。现代时空中的陈曦,以舞为生、孤芳自赏,她换位到了唐代,体验到了舞蹈的本质是对情感的艺术表达、对生活的审美创造。这种认知层面的改变,也让她意识到个体生命只有融入集体的洪流中才有价值,她在冒死守护壁画的经历中,也从不折不扣的“个人英雄主义”成长为“团队荣誉”的捍卫者。

唐代时空中的昭慕云,曾被安律达踮脚却不敢反抗的卑微舞姬,她穿越到现代舞台后,成为敦煌舞乐的演绎者,带有西域特色的长袖善舞,让失落的古典舞乐重回现实生活,与此同时,她也找到了个人尊严。应该说,陈曦和昭慕云就如同一个女性的自我和超我,她们在敦煌舞蹈中找到了对话的场域,并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了成长的力量。

3. 舞蹈作为女性反禁锢的精神表达

剧中,这两位女性仿佛是并蒂莲,她们虽然性格相悖,但是都渴望自我的破茧而出。昭慕云逃亡时以舞姿祈祷,舞蹈是她在绝境中保持精神韧性的方式,肢体的具象化是她内心情感的外化;陈曦在练习室中用舞蹈宣泄愤怒,她想打破的不仅是外在的规训,更是女性自我成长的认知局限性。

无论是唐代舞姬的隐忍,还是现代舞者的锋芒,舞蹈都成为女性超越现实束缚、抵达精神自由的通道,正如敦煌壁画中的“飞天”意象,舞者挣脱地心引力,完成人类对自由意志的向往。

4. 舞蹈作为自我觉醒的符号工具

“成长”是这部微短剧的核心主题,这种成长指向两个维度:个体成长和价值成长。陈曦与昭慕云在时空穿越后都获得了个体成长的感悟“锋芒需要沉淀,柔韧需要坚守”,两者在“文物争夺”和“艺术创新”的

各自语境中,也凸显了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创新之源。两位女性,跨越千年,在各自的青春中获得了自我的觉醒。

舞蹈在剧中超越了表演形式,成为推动情节、塑造人物的核心叙事语言。陈曦在莫高窟洞窟中模仿壁画舞姿时的沉醉,与昭慕云在现代练习室跳出古韵胡旋舞的惊艳如出一辙。当两人通过篝火舞蹈实现超现实感应,舞蹈也成了两人精神觉醒的符号媒介。这种设定既强化了“舞动”的主题,又暗合“反弹琵琶”的意象,使文化传承从静态符号转化为动态的生命体验。这种“以舞为桥”的结构设计,紧扣“舞动”的主题,最终在陈曦毕业大戏落幕时化为“慕云,你看到了吗”?内心的对话,这也是陈曦作为舞者的自我觉醒,她跳的既是自己,也是他人,不仅在他入眼中照见了自己,更是在自己眼中懂得了自己。

历史文物的当代精神译转

整部微短剧以《伎乐图》为纽带,以“创作—遗失—追寻—重生”形成文化闭环,以文物巧妙串联起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命运。无论是商队老板沈恒对师传壁画蓝本的执念,还是昭慕云誓死守护画作,他们都赋予了文物以人性的温度,而陈曦和昭慕云从抢夺画筒到主动保护文物的价值转变,完成了从“舞者”到“文化守护者”的身份升华。这种处理将文物盗窃的悬疑线,升华为对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哲学思考,敦煌艺术不应是博物馆中的冰冷藏品,而应成为流动在当代人血脉中的精神基因。

总体而言,微短剧《舞动敦煌》以奇幻叙事包裹现实关怀,在商业类型片的外壳下完成了一次严肃的文化叩问。这种以青春视角激活文化记忆的微短剧创作手法,为传统题材的现代表达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探索。

(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、博导。本文系北京社科重点项目《融媒时代剧集内容创新新格局构建与发展路径》[22YTA005]部分研究成果。本版文图均由《舞动敦煌》剧组提供,图为海报和剧照)

树立文化传承新范式

□ 冷淞

当下正值微短剧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,微短剧品质问题备受关注。在这样的行业语境下,一部以文化为核心定位的微短剧《舞动敦煌》应运而生,其创作探索与价值导向尤为难得。可以说,《舞动敦煌》堪称微短剧赛道的“破局之作”,若以大电影或长篇精品剧的严苛标准苛责或许仍有提升空间,但从行业创新与文化传播的维度出发,它值得全情肯定与支持。

开辟“舞蹈微短剧”新赛道

在微短剧题材同质化、形式单一化的当下,《舞动敦煌》的“首创性”尤为珍贵。主创团队以许文广、杨娜为核心,始终秉持“敢为人先”的创作态度——此前团队推出国内首部AI微短剧《中国神话》系列,在当初无疑是对“技术+文化”融合的先锋探索,而“首创本身就是最好的宣发”,这一理念在《舞动敦煌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。

作为国内首部“舞蹈微短剧”,该剧打破了舞蹈与短剧的边界,将舞蹈从“情节点缀”升华为“核心叙事载体”。这种创新是对经典艺术形式的现代呼应:回溯《碧云天》的诗意表达,或是好莱坞经典歌舞剧《雨中曲》的灵动创意——彼时创作者以街道雨景为舞台,用即兴舞蹈传递情绪,其想象力无需依赖复杂技术却能打动人心;即便回望我国早期科幻作品《霹雳贝贝》,也能发现“想象力的核心在于情感共鸣,而非技术堆砌”。

《舞动敦煌》延续了这种“以情驭形”的创作逻辑,甚至让玄幻色彩与现实语境巧妙勾连:通过现代舞者陈曦与唐代舞姬昭慕云的时空穿越,让舞蹈成为跨越千年的对话媒介。这种设计不仅让敦煌舞的柔美、西域大漠的苍凉通过镜头精准传递,更打破了“舞蹈剧只能依托大舞台”的固有认知,为微短剧开辟了“艺术垂类”的新赛道,给行业带来极具价值的创作启发。

以专业协同铸就精品质感

微短剧的精品化,离不开优质资源的深度绑定与高效整合,而这恰恰是《舞动敦煌》的核心优势。在行业普遍以低成本快速生产短剧的当下,该剧投资实现了远超成本的艺术呈现,关键便在于主创团队对资源的精准把控与协同能力:敦煌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撑,确保壁画文化与历史背景的真实性;北京舞蹈学院敦煌舞教研室主任史敏全程指导,让飞天、反弹琵琶等经典舞姿从壁画“活”到镜头前;导演孔令飞携著名导演李少红团队的艺术经验,为叙事节奏与美学表达把关;甚至总台主持人苗霖的跨界客串,也成为“资源活化”的生动案例。

对比当下长剧市场的现状便能清晰地看到:优质资源的整合与高效利用,不仅能提升单部作品的品质,更能为行业树立“小成本、大价值”的创作范本。

在美学与情感中构建文化共鸣

《舞动敦煌》的艺术魅力,首先体现在影像风格的独特性上。剧中穿越段落的视觉呈现,让人瞬间联想到《新龙门客栈》的经典质感——后者以“简单故事+复杂剧情”的叙事逻辑,用“明朝景泰年间,宦官专权”的开篇便抓住观众,其西部武侠的苍凉感与叙事张力,至今难以超越。而《舞动敦煌》的服化道设计、大漠场景营造,既延续了这种“以景衬情”的美学传统,又融入敦煌文化的独特气质,让观众在镜头流转间便能感受到“千年敦煌”的厚重与灵动。

更值得称道的是,该剧以双女主“彼此成就”的关系打破桎梏:现代舞者陈曦初登场时,因主舞之争与同学产生矛盾,看似“高傲难近”,实则是对舞蹈艺



术的极致追求;唐代舞姬昭慕云隐忍温婉,却在守护《伎乐图》的过程中展现出坚韧。两人虽身处不同时空,却因命运联结形成“精神共振”——她们不谈爱情,却通过共同的文化守护与自我成长,传递出价值观,这种表达既贴近当下观众的情感需求,又避免了刻意的说教,显得自然而深刻。

在美学高度上,剧集以有限的成本实现了“三个时空的交错叙事”:大漠时空的简约线条构图,凸显自然的苍茫;敦煌洞窟的琳琅满目,还原壁画的绚丽;甚至“噩梦段落”中融入戏剧影子的意象设计,都让剧集超越了“文化科普”的浅层定位,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“跨界融合的文化微短剧”。而在故事层面,剧集精准把握了精品微短剧的核心特质——高潮前置、冲突前移、关系对垒、合理穿越、温暖结局,让观众在60多分钟的篇幅里,既能感受到情节的张力,又能获得情感的共鸣。

拓展短剧创作的边界与可能

《舞动敦煌》的价值,还体现在对“总台资源”的深入挖掘上。总台主持人苗霖在剧中客串表演,虽戏份不多却极具记忆点,让观众看到“主持人跨界影视”的可能性。

类似的“跨界可能”还体现在舞蹈演员的表演上。剧中两位主演以自然的情绪表达与扎实的舞蹈功底完成了角色塑造,其中舞蹈演员既能展现敦煌舞的专业技巧,又能在情感戏中传递出“感动与幽默的自由切换”,这种“非专业演员的专业表现”,打破了“短剧演员必须科班出身”的固有认知,也为舞蹈、戏曲等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开辟了新的职业赛道。

《舞动敦煌》的意义,早已超越一部微短剧本身。它证明微短剧不仅能承载“爽感叙事”,更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;不仅能实现“流量转化”,更能为行业树立“品质导向”的标杆。期待这部作品的探索,能推动更多“文化+短剧”的创新实践,让微短剧行业在精品化、多元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、广播电视影视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)